

南洋鴻爪 ——新加坡藏徐悲鴻十二生肖畫探源

楊斌 *

摘要 本文介紹並討論了最近在新加坡發現的徐悲鴻的一套十二生肖小幅作品的相關問題。新加坡的這套生肖冊，已經徐悲鴻後人以及有關專家鑑定，是迄今所發現的第三套徐悲鴻關於十二生肖的作品。筆者特地比較了目前發現的徐悲鴻創作的這三套十二生肖作品，認為新加坡的這套是目前三套中創作最早，是後來兩套的來源和基礎。這套十二生肖作品，為研究徐悲鴻的創作和藝術生涯，為探討徐悲鴻在南洋的經歷，為討論中國和新加坡如何承繼這些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機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徐悲鴻；十二生肖畫；南洋；新加坡；黃曼士；江夏堂

一、緣起

大約三年前，新加坡本地一位書畫收藏家約我去他家，向我展示了他多年來收藏的許多徐悲鴻的作品。這些署名為徐悲鴻的作品，有油畫，有素描，但主要是傳統的水墨，其大小不一，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徐悲鴻創作的十二小幅生肖畫，令我驚喜過望。筆者當時雖然初步判斷為徐悲鴻的真跡，可是由於本人學識寡陋，人微言輕，不敢斷言，只能建議和希望能夠由中國的徐悲鴻專家來鑑定，特別是請徐悲鴻的後人前來鑑賞研究。

機緣巧合。2017年12月，徐悲鴻的孫子徐驥來到新加坡，看到了這十二小幀，他興奮地把圖傳給了其父徐慶平先生（徐悲鴻之子）。徐慶平先生看圖後，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徐悲鴻在新加坡遺留作品中的最新的發現，於是邀請藏家去北京。經過徐慶平先生鑑定¹，2018年3月16日至4月22日，這十二幀生肖作品在“徐悲鴻藝術大展（Xu Beihong: Living Art Forever）”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這也是

中央美術學院慶祝建校100周年的一個重要活動。²2019年4月27日至6月15日，“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百幅原作展”在長沙美侖美術館展覽，展出了徐悲鴻南洋時期創作的113件作品，其中有許多是來自新加坡的藏品。³

徐悲鴻十二小幅生肖在新加坡的發現，對於研究徐悲鴻的生平和藝術生涯是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徐慶平先生指出，徐悲鴻“抗戰時期在新加坡留下的一批小幅書畫作品，對這些作品的研究和初版是中國現代藝術史眼中的一項重要工作。”⁴2018年7月，《中國美術》2018年第4期發表了關於徐悲鴻研究的一組專題論文，其中包括鄧鋒的文章《萬古雲霄一羽毛——新近發現新加坡藏徐悲鴻小幅作品之介紹與初探》⁵，專門介紹了最近新加坡發現的這批徐悲鴻的小幅作品，其中包括了十二生肖作品。鄧鋒文章介紹的這批藏品，即作者數年前在新加坡某藏家處所見。鄧鋒介紹這批作品說：

2016年，筆者到新加坡出差，機緣巧合之下見到這批徐悲鴻小幅作品。初見非常驚訝，因為如此精微之作幾乎完全跳脫出悲鴻先生常見的作品尺幅狀貌，但在難

*楊斌：澳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西泠印社海外社員。

以置信中又震驚於其藝術水準。後來這批作品經過徐慶平先生的目鑑和肯定，並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悲鴻生命——徐悲鴻藝術大展”中展出，使觀眾在悲鴻先生諸多巨作力著之外，尚能觀賞到如此精微有趣的小品。或許可以讓大家在不同的視覺感受之外，由直觀反差進一步思考悲鴻先生力倡“盡精緻廣”的深意所在。⁶

鄧鋒關於新加坡新發現的這批徐悲鴻作品的特點分析和整體評價，作者完全同意。這部分作品，多數尺幅很小，其中的一幅小馬大小幾乎和火花或郵票一樣，而馬鬃飛揚，纖毫可見，精美異常，從而更新並豐富了大家對徐悲鴻作品多樣性的認識。此外，這批作品，相當多的是徐悲鴻本人留在身邊尚未出版的，既有成品，又有習作，對於認識徐悲鴻的創作過程非常有意義。再次，這批作品材質豐富，因為當時徐悲鴻在南洋是隨寫隨畫，對於材料和紙張沒有要求，體現了徐悲鴻作品的多樣性和創作的不拘一格。徐慶平先生總結了徐悲鴻在新加坡創作時候的艱苦條件，他說：

從這批畫作的質地，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物質條件的艱苦。它們應該是畫畫過程中裁下的畫紙邊角，而且不僅僅是他畫中國畫常用的宣紙、皮紙、高麗紙的邊角，也有白報紙、法國素描紙的邊角，甚至有藥方紙的邊角。我們常講畫中國畫惜墨如金，而他則不僅惜墨、惜色，更惜紙如金，他的學生——畫馬名家韋江凡先生就保存有先君為他們上課時在地上拾起的一張紙上畫的寒鴉圖。⁷

當然，非常珍貴的是這批作品中的十二生肖。徐悲鴻一生留下的保持完整的十二生肖，目前僅有三套，而以新加坡新發現的這套創作最早（圖 1-12），因而其藝術、文化和歷史價格格外引人注目。徐慶平先生看到藏於新加坡的十二生肖作品後指出：“此套生肖應為先君悲鴻公 1939 年旅居新加坡所畫，存世最早、尺幅最小。彌足珍貴，方寸之間，精微至極。令人

歎為觀止。”⁸針對具體的藝術特色，徐慶平分析說：

有一套可以算是微型化了。每幅只有撲克牌大小，但每種動物形象特點突出，帶有豐富的神情，在以動態加強形象特點的表現上尤顯其匠心獨運。比如牛，半側臥姿是勞作之後的休憩之態，馬則是全側角度，呈奔跑之狀；蛇盤於樹上，有枝葉的陪襯；龍則以全幅飽滿的雲朵與閃電造成濃重無比的氛圍；而兔以兩隻兔共同吃草的場景表現其樂融融的和諧之美，在構圖與動感上均有仔細精到的安排。⁹

關於新加坡的這套生肖作品對於徐悲鴻創作的意義，徐慶平先生畫龍點睛地概括說：

它們成為後來兩套此題材作品的稿本，以後的兩套中，動物大多與此相同，也有幾幅形象、動態略有變化，說明創作者仍在不斷地精益求精。¹⁰

本人當年在多次欣賞和揣摩這批作品後，特地比較了目前發現的徐悲鴻創作的這三套十二生肖作品，也曾經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感受。這兩年趁着這批作品在北京和長沙展覽的春風，形成一篇文章，不憚於自己學識淺陋，與同好分享，一是拋磚引玉，二是為徐悲鴻和南洋及新加坡添個註解。

二、霧起霧明樓

2014 年 12 月 3 日晚，北京匡時秋拍“澄道——中國書畫夜場”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槌。該場拍賣中極其引人注目的便是徐悲鴻作品《十二生肖冊》。這套十二生肖以 3,500 萬元起拍，4,000 萬元落槌，加上佣金，4,600 萬元成交，買家是剛以 2.78 億元購買永樂唐卡的劉益謙。

這套《十二生肖冊》並非第一次露面。早在 2006 年，香港蘇富比秋拍的“霧明樓珍

藝術點滴

藏二十世紀書畫專場”中，此畫冊以 549.6 萬港元成交。“霧明樓”的主人即張蔭英、費成武夫婦，是徐悲鴻在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弟子。張、費二人曾協助徐悲鴻在重慶創辦“中國美術學院”，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頻繁活躍於重慶文藝圈，與許多文藝界的重量級人物都有交誼。1946 年間，經過徐悲鴻以中英庚子賠款董事名義多次爭取，中國美術學院派出張蔭英、費成武、張安治、陳曉南赴英國研究美術。去洋之際，張蔭英向老師徐悲鴻索畫，徐悲鴻欣然命筆，張大千為畫冊題簽。1949 年底，張安治、陳曉南學成歸國，而張蔭英、費成武則結為伉儷，留居英國。此間，徐悲鴻不斷寫信催促張蔭英、費成武夫婦，期盼他們回國。1953 年，張蔭英、費成武夫婦正欲回國效力，突然傳來從前留英的同學張安治、陳曉南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消息，轉而決定留英國，此後永遠未能踏上故土。2006 年，在張蔭英去世三年之後，香港蘇富比拍賣了包括十二生肖冊在內的霧明樓 60 多幅珍貴書畫。

徐悲鴻的霧明樓《十二生肖冊》讓中華文化中十二種生肖動物逐一入畫，以現實主義筆法表現傳統文化題材，造型簡練真實，神態、筆墨都生動有趣，既體現了徐悲鴻動物畫創作的極致，可以說是他中西結合體系的一個標誌，突顯了徐悲鴻的藝術風格。這生肖冊也彰顯了師生情誼，歷史價值很高，因而極其珍貴。此外，畫冊由張大千題簽，可謂錦上添花。斯人斯畫斯時斯情，不可復得，而民國風流，盡在此冊當中，所以拍出 4,600 萬的價格，既在意料之外，豈非當在意料之中？

除了霧明樓的十二生肖冊（以下簡稱霧冊），目前傳世的徐悲鴻十二生肖還有另外一套，即徐悲鴻作於 1945 年底的《十二生肖冊》。這套生肖冊是徐悲鴻離婚前畫給蔣碧薇的（以下簡稱蔣冊），以創作時間而論，蔣冊早於霧冊約半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華天雪在其短文《為永別而作：徐悲鴻〈十二生肖冊〉》¹¹中曾經比較了蔣冊和霧冊。霧冊，紙本，水墨設色，每頁 28x37 厘米，在最後一開《豬》

中有題詞：“蔭英弟游歐，索寫十二幅，即以付之。丙戌悲鴻。”鈐白文方印“東海王孫”。其餘十一幅均無一字一印。蔣冊則每一幅均有不同題字和“東海王孫”鈐印。華天雪指出，蔣冊相對工細，霧冊略顯“鬆弛”；霧冊較活潑，而蔣冊則較“沉”。蔣冊似非同一時間完成，霧冊則一氣呵成。這兩冊頁，均為難得的珍品，是徐悲鴻書畫、人生、情感的重要見證。

可是，問題來了，難道這兩套十二生肖冊是大師憑空而來的麼？徐悲鴻的鳥獸作品眾多，馬當然眾所周知，他的獅、貓、豬、水牛，以及喜鵲、八哥、鵝、雞、麻雀、鷹也著稱於世，為人所重。而十二生肖中鼠、猴、龍、狗、蛇、兔、虎或極為罕見，或不為人知。更重要的是，徐悲鴻擅長寫實主義的巨幅作品，其著名的《巴人汲水圖》《九方皋》《愚公移山》，以及種種奔馬、雄獅圖，均縱橫捭闔，使人以為徐悲鴻的作品均以大氣磅礴著稱於世。其實，全面整理徐悲鴻的作品就可以發現，十二生肖冊並非空中樓閣，而是大師在平時扎實練習的技術上提高創作的，故似乎一揮而就的霧冊有其本源。其本源，在徐悲鴻若干幅關於十二生肖的作品中可見一端。其次，徐悲鴻的十二生肖的作品（無論是否成套成冊），尺幅遠遠小於其它作品，從而增添了徐悲鴻作品的多樣性。更有意思的是，南洋（新加坡）藏家多年來曾經收藏有十二生肖的多幅作品，似乎可以證明在南洋期間，徐悲鴻曾經創作了關於十二生肖中若干生肖的作品。這為徐悲鴻後來創作蔣冊和霧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是後者的前奏。

三、十二生肖在南洋

筆者在新加坡見到徐悲鴻另一十二生肖作品（因其作於當時稱為星洲的新加坡，故以下簡稱星冊），以之與霧冊對比，或可管窺蠡測探索徐悲鴻十二生肖創作的歷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星冊十二幀，為十二幅單頁，每頁尺幅為 10.5x11.8 厘米，每幀均有徐悲鴻簽名，或“悲

鴻”，或“悲鴻寫於星洲”；更為珍貴的是，每幀亦有悲鴻鈐印，或朱文方印“江南布衣”；或朱文圓印“徐”，或朱文方印“悲鴻”，或朱文方印“東海王孫”。

霧冊和星冊“鼠”皆為雙鼠，極為相似，均介於大寫意和傳統工筆“絲毛”筆法，身體和臉部用淡墨沒骨順結構勾染，同時用疏淡之墨點表現爪痕（蔣冊也如此）。惟霧冊雙鼠略為聚首相向，故可見其二尾一曲一展。星冊則二鼠均扭頭側對觀眾，前鼠身體遮住後者，故只有前鼠尾巴展開可見。霧冊並無書名鈐印，而星冊則署名“悲鴻”，鈐印朱文“江南布衣”。

第二幀牛，霧冊為一牛屹立大樹之下綠茵之中，背身扭頭，粗角大眼，骨骼凸起，為勤勞慈祥之老牛形象；星冊則為一臥牛，也是粗角大眼，目光慈祥，身軀肥大而四肢均省去。兩牛雖然一臥一立，主題和精神是一致的。星冊署名“悲鴻寫”，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三幀虎，霧冊為一走虎，頭部高昂略有回首，精神抖擻；星冊也是走虎，身形筆法色彩極為相似，為頭部和背部處於同一水平，眼神前瞻，和霧冊的虎相比，略顯稚嫩可愛。似乎可以說，霧冊為壯虎，星冊則為稚虎。星冊署名“悲鴻寫於星洲”，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四幀兔，兩冊均為黑白雙兔，側立於畫面，前白後黑。霧冊背景綠草如茵，而星冊為赭黃，大概是作者考慮到季節不同。霧冊黑兔頭部幾乎全部露出來，兩眼可見，而星冊黑白二兔各露出一眼。星冊署名“廿八年悲鴻寫於星洲”，鈐印朱文“悲鴻”。

第五幀龍，兩冊無論構圖、場景還是筆法幾乎完全一致，均為雲霧中龍頭凸顯，大眼圓瞪，張嘴噴水如柱。星冊署名“悲鴻”，鈐印朱文圓印“徐”。如華天雪分析，此龍圖與徐悲鴻父親徐達章所作之龍相似。

第六幀蛇，兩冊構圖畫法略似，均為一纏繞樹幹吐舌之蛇，仿佛“巳”之寫意化身。樹枝新葉稀疏卻綠意盎然，當在春季。霧冊之蛇略小，曲頸高首，彈力十足，蛇頭向右，視線與停在下垂新葉上的一隻昆蟲呼應；星冊蛇頸部長長探出，蛇首向左。星冊署名“悲鴻”，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七幀馬，兩冊大為不同。霧冊色彩豐富，背景為遠山，近處為蔥蔥綠草，主題是垂首食草之馬，長腿高軀，盡顯優雅；星冊是側身水墨奔馬，四蹄騰空，雲鬃飛揚，與蔣冊類似，星冊署名“悲鴻”，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八幀羊，霧冊為白黑二羊，白羊肥碩突出，而黑羊隱約在後；星冊為一白羊。兩冊羊身均以淡墨乾筆皴擦為主。星冊署名“廿八年秋悲鴻”，鈐印朱文方印“江南布衣”和朱文圓印“徐”。

第九幀猴，兩冊相異。霧冊為一灰猴攀躍，下肢雙爪釘入樹皮，上肢雙爪抓住一橫枝，身體直立前傾，躍躍欲試；星冊為猴子偷桃，一黑猴蹲踞於樹枝上，左爪抓住一旁枝，右爪握住一鮮紅大桃，主題鮮明，色彩豐富。星冊署名“悲鴻”，鈐印白文方印“東海王孫”。偷桃獻壽是傳統作品的常見主題。

第十幀公雞，兩冊幾乎一致。畫面為一直立昂首回頭之雄雞，雞冠鮮豔高聳，尾羽漆黑而高揚，兩爪尖銳有力。惟霧冊背景為坡地，故而更加寫實，公雞也顯得愈發雄偉。星冊署名“悲鴻寫”，鈐印朱文“徐”。

第十一幀狗，兩冊大相逕庭。霧冊為一趴着的長毛狗，圓滾滾的身軀，亮晶晶的雙眼隱藏在長長的茸毛之中，格外可親；星冊則是一常見的農家狗，用濃墨勾勒輪廓，赭色渲染身軀。星冊的狗雖然也是趴在地上，可是四肢略略拱起，靜中有動，仿佛隨時可以一躍而起。星冊署名“悲鴻”，鈐印朱文圓印“徐”。

藝術點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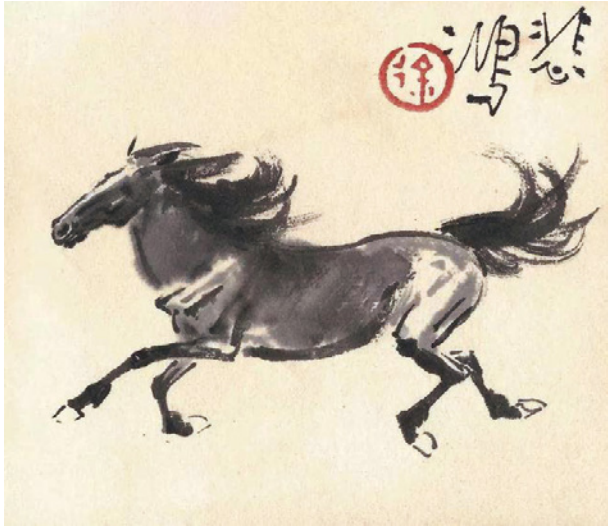


圖 1-12. 新加坡新發現徐悲鴻小幅十二生肖作品，分別為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¹²

藝術點滴



圖 13. 江夏堂。



圖 14. 江夏堂側面。

最後一幀豬，兩冊均為一立豕。霧冊前足相對錯開，似在踱步，用墨相對淺淡卻富有水分，更顯活潑；星冊仿佛蔣冊，用墨濕重來突出豬的笨拙厚實，前足平行，似在側身觀察，署名“廿八年悲鴻”，鈐印朱文“悲鴻”。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十二幀生肖中，星冊或與霧冊相同相似，或與蔣冊相同相似。霧冊是徐悲鴻一氣呵成，蔣冊是徐悲鴻為蔣碧薇在短期內陸續作成，星冊每幀均有署名，鈐印也多變化，這是因為徐悲鴻在南洋（主要是新加坡）或為朋友畫成，或平時練筆作品，時間跨度也相對較長。鄧鋒以為其中一幀署有“廿八

年秋”，認為作畫時間均為 1939 年¹³，未免有些武斷。或有人問，那麼，新加坡的這套十二生肖其前生後世又是如何呢？

四、南洋鴻爪

徐悲鴻有一書畫印，印文曰“南洋鴻爪”。此印形象地解釋了徐悲鴻和南洋的不解之緣。真正了解徐悲鴻生平的人就知道：沒有新加坡就沒有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被譽為中國現代美術之父的徐悲鴻。早在徐悲鴻赴歐洲遊學時，如果沒有黃孟圭的資助，徐悲鴻可能無法完成那段窮困潦倒的留學生涯。正是黃孟圭每月拿出自己的 20 英鎊的獎學金支撐他和徐悲鴻夫婦三個人的生活，也正是黃孟圭把徐悲鴻託付給自己在新加坡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做經理的二弟黃曼士，才讓徐悲鴻在最困難的時候擺脫了困境。所以後來徐悲鴻稱黃孟圭和黃曼士為生平第一知己，稱呼兩人為大哥、二哥，情同手足。¹⁴

徐悲鴻曾經七次遊歷新加坡，其中最長的是在 1939 年初至 1942 年初，時間長達一千天多。在南洋的這三年間，徐悲鴻先後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及檳城展出，展品包括他大量的個人收藏品及作品，也包括他到達新加坡後創作的作品，展覽所籌得全部錢款也用來救助抗戰期間的難民和為國捐軀將士的遺孤。徐悲鴻在星馬的展覽，是他人生和藝術的光輝。據統計，當時每二十個新加坡人就有一人參觀畫展，可謂盛況空前。他在新加坡的畫展，平均一天有超過三千人到訪，寫下輝煌的紀錄。

徐悲鴻這次之所以再次投奔南洋，一方面是因為自己感情上遇到了危機（與妻子蔣碧薇感情不和，又和自己的學生孫多慈有感情瓜葛），以致於他在新馬和鄧小姐訂婚之事；另一方面是應美國邀請準備赴美舉辦中國現代繪畫展。沒想到來到新加坡後，徐悲鴻的作品受到一致的好評，在新、馬的畫展均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因而心情大好。徐悲鴻於黃曼士在芽籠 35 巷的江夏堂裡潛心作畫，創作了很多佳作，特別是奔馬在這段時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



圖 15. 江夏堂大門。

步。據估計，從 1939 年初到 1939 年 11 月底差不多 10 個月的時間，除了在新馬兩地的抗日籌款畫展以外，徐悲鴻在南洋創作了不下一千幅的作品。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迫使徐悲鴻放棄赴美展覽的計劃，他不得不離開新加坡而回到中國。日軍攻佔新加坡的步伐導致徐悲鴻身邊的數千件藝術品成為他回國的累贅。倉促離開新加坡前，徐悲鴻在朋友的說明下，把自己的這批藝術品分藏兩處。一處是羅弄泉（Lorong Chuan）一所由福建安溪會館創辦的崇文學校，校長鐘青海善書法，與徐悲鴻相識。另一處就是徐悲鴻好友韓槐准的愚趣園。徐悲鴻本人則攜帶包括國畫《愚公移山》、油畫《田橫五百士》在內的約一千幅作品，登上淪陷前開往印度的最後一班輪船，離開了新加坡。



圖 16. 江夏堂內。

藏在新加坡的這批藝術品，根據歐陽興義的研究，包括了：徐悲鴻從南京帶到桂林，再到新加坡的一千多幅自己的代表作，包括他當年在法國留學時期的素描和歐洲各大博物館世界名畫的摹本；徐悲鴻歷年搜集的中國古代繪畫、陶瓷、文玩、善本和印拓，當中包括著名的《八十七神仙圖》；徐悲鴻在星馬和印度創作的作品；徐悲鴻收藏的近代中國畫家數百幅作品，包括任伯年、居巢、齊白石、張大千、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趙少昂、吳作人、黃君璧、溥雪齋等人。其中任、齊二人就有兩百多幅。這批藝術品究竟有多少，如今已經無從得知了。光是送到羅弄泉的那批，根據當年僅十幾歲、講述黃曼士搬東西的饒力吉回憶：“在日軍進城前，包括黃曼士自己的東西，足足運了兩羅厘（卡車），幾十個箱子到羅弄泉。”¹⁵⁻¹⁶

藝術點滴

日本投降後，友人取出這兩處的藏品，除了小部分由徐悲鴻的學生陳曉南於1949年帶回北京外，多數留在了新加坡。這是徐悲鴻生前的最大遺憾。據徐悲鴻的兒子徐慶平回憶，徐悲鴻一生留下了一百多幅油畫，其中約四十幅就藏在羅弄泉的枯井當中，最終散落新馬。這四十幅油畫，包括近二十年來在拍賣場上屢創高價的《放下你的鞭子》《愚公移山》《珍妮小姐》等。油畫的價值如此，遑論國畫和其它藝術品。以國畫而言，徐悲鴻的作品也不斷在新加坡、香港、台灣等地出現，其中不少來自這批南洋遺珠。¹⁷

這樣，徐悲鴻上以千計的作品和藏品就散落在南洋。這幾十年來，許多出現在新加坡、香港以及北京等地的拍賣場上，而更多的則在星馬的私人藏家手中收藏或流通。筆者所見的數十幅作品，即廁身其間，可謂徐悲鴻的星馬煙雲的註腳。

筆者淺陋，揣測新加坡的十二生肖作品正是當年徐悲鴻留下的作品經有心人多年搜集而成。這套十二生肖作品，正是後來蔣冊和霧冊的來源和基礎。大師不是一日練成的；大師的傑作也不是一筆揮就的；在傑作的背後，有着長期的觀察思考和無數的寫生練習！

值得新加坡自豪的是，這套生肖還留在新加坡。藏家還特地在新加坡郵政局製作了一套郵票，以志慶賀。

五、就這樣告別了江夏堂時代？

新加坡的這套十二生肖作品，為研究徐悲鴻的創作和藝術生涯，為探討徐悲鴻在南洋的經歷，也為討論中國和新加坡如何承繼這些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機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徐悲鴻一生曾經留學東京，留學法國，遊歷南洋。在這三段外國經歷之中，前兩段時間段，經歷較為簡單清晰；相比之下，南洋這段經歷就要複雜得多。¹⁸因為其來回次數多，時間長短不一，結交人物複雜，創作數量

龐大且創作情況不明，作品存留的情況更是如雲中迷霧。

徐悲鴻在南洋的這段歷史，在許多有關徐悲鴻的資料中都被省略或輕描淡寫，徐悲鴻的前妻蔣碧薇未曾隨從，故在其回憶錄中沒有細節；徐悲鴻的遺孀廖靜文當時並未和徐悲鴻結交，婚後也只是聽說而已，對這段南洋經歷也是不知其所以然。然而，南洋華人特別是新加坡把徐悲鴻在南洋看作是本地藝術史和現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是華人華僑足以自豪的插曲。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在其紀念本地演出者陳文希的講話中曾經深有感觸地說：“徐悲鴻在新加坡逗留時間雖短，但與新加坡的千絲萬縷，卻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印記。”徐悲鴻和南洋的不解之緣，不但沒有隨着時間流逝而褪色，反而隨着歲月流水的洗刷更見其精神。¹⁹

在新加坡時，徐悲鴻多次居住在黃氏的江夏堂，在那裡創作了數以百計的作品，接待了無數來訪的華僑華人，留下了無比珍貴的記憶。2018年，徐悲鴻曾經生活和創作的江夏堂終於被拆了。在此之前，徐驥夫婦曾經最後一次代表徐家參觀了江夏堂，告別了江夏堂。而徐悲鴻的女兒徐芳芳夫婦也在拆毀之前到訪新加坡。作為徐悲鴻的直系後代，他們心中的滋味，旁人恐怕無法想像。

筆者陋見，江夏堂不僅僅是徐悲鴻和黃氏兄弟友誼的象徵，也是徐悲鴻和南洋華人華僑親密關係的象徵，當然也是近代中國和南洋互相依存的象徵，同時更是中國演出者和新加坡文藝交流的象徵。翻看南洋（新加坡）的美術史、文藝史，從二十世紀初到戰前的每一個重要階段，都和南來的文人、學者、演出者密切相關，不可分割；從戰後到新加坡建國這四五十年，新加坡的文藝美術世界依然還是一批南來逐漸紮根的演出者在支撐，在掙扎，在繁茂。新加坡賴以支撐的演出者張荔英、陳文希、劉抗等等，政治上都經歷了從中華民國到新加坡共和國的轉變。因此，江夏堂存在、隱喻和象徵，代表了一個時代和一代人，影響了

幾個時代和幾代人。同理，江夏堂的拆毀，自然是一個標誌性的落幕。它告訴世人，晚清以來以傳統華僑華社為代表的海外中國到此終止了，清末以來到二戰之前華僑華人在南洋建立的社會就此終結了，傳統的華人華僑社會一去不復返了，一個時代消失了。或許，這也是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如果我們可以樂觀地這樣斷言。

江夏堂拆除的時候，筆者不在新加坡，很想前去撿一塊破磚碎瓦以作紀念，可惜不能成行。巧得很，在新加坡的有心人趙峰先生告訴筆者，他已經問工地的工人要了一段樑木，準備製成鎮紙，讓徐悲鴻永遠留在新加坡。這自然是令人欣喜的；可是，難道徐悲鴻就這樣地留在新加坡麼？這是每一個惠澤於中華文化致力於新加坡文化的文化人，都要面臨的問題。這或許是新加坡的難解之題吧？

註釋：

- 鄧鋒：《萬古雲霄一羽毛——新近發現新加坡藏徐悲鴻小幅作品之介紹與初探》，《中國美術》2018年第4期，第71頁。
- 徐慶平：《徐悲鴻南洋時期小幅作品之所見》，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1-13頁；徐驥：《奇妙非常的神來之筆——追憶祖父徐悲鴻的南洋遺光》，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225-230頁。
- [HTTP://art.ifeng.com/2019/0428/3478211.shtml](http://art.ifeng.com/2019/0428/3478211.shtml)。展出作品集結為《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此書。
- 徐慶平：《徐悲鴻南洋時期小幅作品之所見》，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1頁。
- 鄧鋒：《萬古雲霄一羽毛——新近發現新加坡藏徐悲鴻小幅作品之介紹與初探》，《中國美術》2018年第4期，第70-83頁。
- 鄧鋒：《萬古雲霄一羽毛——新近發現新加坡藏徐悲鴻小幅作品之介紹與初探》，《中國美術》2018年第4期，第70頁。
- 徐慶平：《徐悲鴻南洋時期小幅作品之所見》，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2頁。
- 《十二生肖》，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68頁。
- 徐慶平：《徐悲鴻南洋時期小幅作品之所見》，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2頁。
- 徐慶平：《徐悲鴻南洋時期小幅作品之所見》，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2頁。
- [HTTP://www.council.com.cn/20141120shuhua/detail_46.html](http://www.council.com.cn/20141120shuhua/detail_46.html)。
- 本文所附圖為新加坡藏家所提供；亦可見《十二生肖》，黃嘯、徐驥主編：《春風得意——徐悲鴻在南洋（1939-1942）》，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68-80頁。
- 鄧鋒：《萬古雲霄一羽毛——新近發現新加坡藏徐悲鴻小幅作品之介紹與初探》，《中國美術》，2018年第4期，第71頁。
- 有關徐悲鴻與黃氏兄弟之交往，研究諸多。有興趣者不妨參看黃美意：《徐黃兩家——記徐悲鴻和黃孟圭黃曼士兄弟的友誼》，《大成》第119期1983年10月，第5-16頁。黃美意為黃孟圭之女。
- 歐陽興義：《徐悲鴻藏寶記（上）》，歐陽興義編：《悲鴻在星洲》，新加坡：藝術工作室，1999，第30頁。
- 歐陽興義：《徐悲鴻藏寶記（上）》，歐陽興義編：《悲鴻在星洲》，新加坡：藝術工作室，1999，第33頁。
- [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7-10/18/content_6581508.html](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7-10/18/content_6581508.html)。
- 華天雪：《一段確定與不確定的歷史——徐悲鴻在星馬（上）》，《中國書畫家》2013年第6期，第124-129頁；華天雪：《一段確定與不確定的歷史——徐悲鴻在星馬（下）》，《中國書畫家》2013年第7期，第92-99頁。
- 楊榮文：《留住陳文希》，《榕樹下的沉思》，周蘊儀譯，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年，第127頁。